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序

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公非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疆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

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本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減密 已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

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

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叙亦止自穆王  
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國語作恭

密康公

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  
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  
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

云云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

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藉借也借

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文王母弟也用人國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  
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  
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

推進也徒回切  
禮記天子三推

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

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  
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  
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  
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禍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  
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  
畦汲而灌者必衝盪瀆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  
為也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  
瀕洞輻輳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  
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  
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

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蒐于農隙耨獲亦於藉彌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

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

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

料至無以

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况為大妄

以諉乎後嗣惑於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  
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  
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  
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

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

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

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

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

王曰虢其

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

五年一巡狩

今其胄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

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慮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

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

嗚乎莘者以煮蒿悽愴

煮音薰香氣煮蒿悽愴見禮記

妖之淺者也

天子以是問卿是以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

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

莽浪無根源也

則又以房后

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

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

以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

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登年多歷年

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  
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  
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  
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  
而準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

僑音橋

先聘且告見

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



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  
執政唯強故不懽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  
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  
也

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  
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  
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  
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  
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

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郄至

郄亦作卻

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郄至告慶于周

告慶舊本作獻捷

未將事王

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郄至見郕桓公與之語郕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

陳生出奔晉

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周語郤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襄公曰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奸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叛戰而

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  
國即雖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

左氏在晉語言免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

晉語厲公

六年鄆之戰却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  
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毅而下無乃傷乎  
卻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  
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  
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  
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  
又如此固已自異也 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

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

晉侯與荆人戰于鄆陵大勝之

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  
却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註納取也室妻妾貨  
財  
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  
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  
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却至能勿從乎斯固不  
足譏也已

###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

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

盟于  
柯陵

單襄公

單音善

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却錡見其語

犯

錡音倚  
又音奇

郄犇見其語迂

犇咄  
周切

郄至見其語伐齊國佐

見其語盡

國語註云善惡  
褒貶無所諱也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郄犇

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郄其當之乎魯侯曰

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

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

吾是以云

爽當為喪喪  
二視與步也

今郄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

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音翹

怨之本也簡王十

二年晉殺三郟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自魯侯曰至能

忍之自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新附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

頃與同

必善晉

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

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

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

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

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

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

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

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



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墨曰  
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髻於今再矣單  
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  
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  
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

諾皆  
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  
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鬪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

國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

在王城之北兩水激有似於鬪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郊

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云云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

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

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

撓撓者又足記耶

說女交切太子晉早卒不立

王室之亂且卑在

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

#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國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

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

是不可

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

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

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

其為書皆類

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

非曰鐘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

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

內諾荅切音納出集韻

聲味生氣氣在

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

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

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是以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

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

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周語註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

其時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

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

周語註久可久樂也固安也終成也終復終則奏故樂也言政象樂也

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龜太姜之姪所憑神

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

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

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

我姬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  
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  
龜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太姜者  
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周  
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  
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  
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  
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為誣又曰王

以夷則畢陳黃鐘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

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

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高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



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

禮記樂記句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

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國之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

樂記武舞致右憲左

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皆大武之形也夷則

黃鐘太簇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

萇音長

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

諸侯衛彪僕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  
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  
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

亡

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僕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僕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

吾友化光呂溫也溫

字和叔一字化光化光古東周城銘並序云魯昭公  
三十二年莒弘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僕曰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莒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莒  
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  
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于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  
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開  
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  
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莒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  
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  
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  
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興亡  
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  
遐情勒銘頌  
隅以勸大順

其後牛思黯作訟忠

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思黯作此篇

以美莒弘

莒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

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

已下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

始衛切

問所以戰於嚴公

云云

公曰小大

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

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

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歲  
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  
者幾何人難乃旦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  
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  
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  
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

云云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

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

葬也焚烟徹其上

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

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為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註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子厚常謂

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

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弑之

以其寶

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

魯語註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

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

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

子之罪也乃舍之

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也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

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  
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  
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  
文子

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  
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

子服它也布八十  
縷為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  
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  
庸也已

羴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  
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  
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

五 晉

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  
之皆死後無終  
為桓玄所滅 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

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楛矢

楛音苦

吳伐越墮會稽

墮國語作墮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

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骨一節異長專

車專擅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  
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之國  
砮矢中石鏃也

乃乎切自吳  
子已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  
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  
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  
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

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

罷馬以為幣

罷音疲

縷綦以為奉

孫曰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

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

鹿皮四箇

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

諸侯之使垂橐而

入糗載而歸

糗綦也唐韻從未力隼切集韻苦隕切自天下至歸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

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

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則區區齊人烏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幣也

卜已下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用之也蓋以馭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

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  
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  
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口以紀三辰  
言以宣五行

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

少則三若  
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

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

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使為此行而觀之

狐突

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

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臯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自公使太子  
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  
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

禦合  
作御

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

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

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為我心

晉語  
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註  
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  
里克

曰中立

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  
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註中立不阿君亦

不助太  
子也

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  
云

云

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諸其族曰衆謂號不

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  
知之新附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

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僞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

晨云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

遇宰周公曰

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

皇公乃還

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

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

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

違其違誰能懼之

晉語註景大也大霍晉山名汪大貌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

是歲

獻公卒

自君可無會至是皇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

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

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  
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  
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  
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

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

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

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

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

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

食其言矣

自克既殺至  
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  
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受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  
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  
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  
一本無此四字  
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

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

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殺

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

許止也隱忍焉耳

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瘡五月飲太子之

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其類荀息也亦然

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

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  
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為息發也今  
錄以往即此也書  
意皆與此篇同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蒼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八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舅犯曰不

可 云云屠岸夷晉大夫也 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

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  
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  
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

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

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焉遊諸侯偃丑良切陰蓄重

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

然爾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

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  
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  
下哉

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  
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

而入是為惠公惠公  
之惡後篇可見矣

###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

云云

得國而丑

女九

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

一有禍字  
平音丕

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  
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

臯與臭同

國人頌之曰

云云

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

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  
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  
伯諸侯其耿光於民矣

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耿古迥切與炯

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  
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一作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  
芮冀芮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

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

文公殺懷公于高梁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

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

合大夫而謀

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執紼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執紼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

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

質脂  
利切

使子代父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

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於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

莫不一  
作慕字

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

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

者

耻一  
作集

亦大矣棄至公之道

一作至公  
大同之道

而不之求姑

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

是役也秦取晉河  
東之地而置官司

其舍

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

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

待刑而能舍之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

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析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

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

五鹿  
衛地

野人舉塊以

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

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乎

人國語  
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  
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洎人疇枕楚子以塊後  
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  
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羸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

公夷吾子也質于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

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

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啟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是大梁

云

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

實沉之說贅矣

大梁大火實沉皆星名

###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郄桓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

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諸姬同姓中官內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遠官  
縣鄙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羈而不  
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

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  
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  
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  
周遂定之于郊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鉏攢茅之  
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  
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

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是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  
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  
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  
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  
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



外大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  
鄭又云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而鄭之言若是遠焉何  
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郵  
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  
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  
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

獻諸本皆誤作宣

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

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趙衰之子宣孟

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云

曰是反天地而

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  
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  
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  
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舊本於此篇賢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為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之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為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蓋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之文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鉏牀魚切麇音倪鉏麇力

士也賊殺也

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歎

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虜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  
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  
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虜固賊之  
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吾恐及焉凡  
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自君驕而下新

附范文子范燮也鄆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  
子不欲欒武子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

難而祈  
其死也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  
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藥中行

云云

公曰一旦而尸三

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御  
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

月厲公殺

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卻卻至卻錡卻犨也藥藥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藥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

一無貴字一無

公子貴三字而  
作兩貴字非是

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

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

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止一作正非是  
當作止止執也

###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

云云

必以賄死楊食我生

食音異  
我音俄

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

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



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耳

###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陽

畢適曲沃逐欒盈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厲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七

年弒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晉大夫也掄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  
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  
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  
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  
脗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

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鵷

平公射鵷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  
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今  
君嗣吾先君射鵷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

忸女六切怩音尼愧顏也

乃趣赦

之

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

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成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

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  
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  
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  
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  
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  
曰君其幾何以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鯀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

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藥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

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難而

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

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藥書之德則悖而

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

謂樂書戡厲公也

前之言曰

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樂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



也

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  
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  
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  
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  
嚮之二者耶

具教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具  
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  
武公名教獻子歸曰人不可  
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  
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教魯之君臣  
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為狂

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  
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  
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  
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對焉則滋不可

對徒對  
杜罪二

切

祝融 已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  
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  
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  
於周末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

昆吾  
祝融

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於  
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篋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豕  
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當周末有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

芊音弭楚姓也史伯  
周太史也自黎為高

辛至功大矣自虞  
夏商周以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  
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  
堯之後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  
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  
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襄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云

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襄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

王庭 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

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申姜姓太子宜曰之舅也

繒如姓繒慈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王幽王也自令王以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

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于彼以取其必弊

焉可也而言襄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 以下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屈到

楚卿屈建到之子芟菱也一作芟非是自國君以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息之至也而芟之薦不  
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于籩是固不為非禮  
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  
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



殖

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令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自聘于晉至觀射父

新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  
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覲之妾者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吳語

伍員伏劍而死

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

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也員

請先死遂自殺其後  
越果滅吳員音云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  
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  
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  
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  
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

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四第二頁後二行三十九年戰于千  
畝刊本九訛七據國語改

第三頁後一行三川震案此節係幽王事依周語  
次當在下宣王料民節後檢各本俱訛姑仍之  
第三頁後五行川源必塞刊本脫川字據國語增  
第四頁後六行蒐於農隙刊本蒐訛搜又耨獲亦  
於藉刊本獲訛獲據國語改

第五頁前一行害於政而妨于後嗣刊本後嗣訛

嗣乎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八行實臨照周之子孫刊本脫照字據

國語增

第十一頁後四行勇文之帥也刊本帥訛師據國

語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兩水激有似於鬪也刊本脫兩

字據國語韋昭注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單穆公曰刊本單訛襄據國語

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文武受命刊本武訛王又居中  
正本刊本正本訛本正又拓開國祚刊本開訛  
關國訛開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傷于明刊本明訛名據文苑  
英華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吳子使來好聘刊本來好訛好  
來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君之使我刊本之訛子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猶有令名焉刊本脫令字據國語增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丙之晨刊本晨訛辰據國語改

卷四十五第二頁前六行得國而狃刊本國訛之據國語改



第二頁後八行若入必伯諸侯刊本伯下衍於字  
據國語刪

第五頁前六行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刊本快  
訛使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三行有此其以戊申乎刊本乎上行云  
字據國語刪

第七頁後六行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鉏  
攢茅之田刊本脫陘字鉏訛組據國語改

第十頁後五行麁退歎而言曰刊本歎而言訛作  
而歎據國語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長魚鱗既殺三卻刊本鱗訛矯  
據國語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叔魚生案此節依國語次當在  
下節逐纍盈之下此誤移前檢各本皆然姑仍  
之

第十四頁前行乃趣赦之刊本赦訛舍據國語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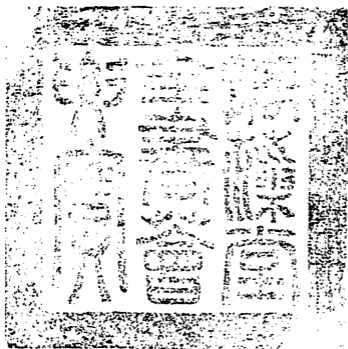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四行以生柔嘉材者也刊本脫材字  
據國語增

第十八頁後七行封於豕韋者也刊本脫於字為  
下行彭字據國語韋昭注改刪

第二十頁前七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刊  
本脫不字以其訛其以據國語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刊本

脱越字江字據國語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